

额外时间

文·胡续冬

这学期我用一套巴西原版的教材教学学校里的公共葡萄牙语课，这套教材比较接地气，很多内容都很贴近巴西的日常生活，也特别强调在文化氛围烘托的基础上进行语言技能传授。但正因为太接巴西的地气，很多时候选课的同学会在听完一段对话、读完一篇阅读材料之后露出一副“什么鬼”、“点在哪里”的深度迷惑感。

上一节课我让学生们做了一个教材上的听力练习，听了一段很简单的对话。这个练习主要是为了训练电话问路、指路，对话的设定是，一个哥们儿从A城到C城去，长途大巴在中途的B城抛锚了，要修一两个小时才能启动。这哥们儿闲得无聊，就给住在B城的一个大叔打电话，约他出来到抛锚大巴旁边的酒吧喝几杯小啤酒。那大叔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地点在哪儿，抛锚哥们儿在电话里给他指了半天路。

听完这段对话，我以为同学们要吐槽这俩身在21世纪10年代的人为啥不用手机里的导航app，费了半天力气描述了一堆超市、加油站、报摊、银行、面



包店。没想到同学们确实都在吐槽，但槽点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大家都很困惑，巴西人都是活神仙吗？坐长途车抛锚了难道不是应该坐车里焦急万分地等待么？这人怎么就跟没事儿似的，抛了锚还开开心心约人出来喝两盅？这事儿

要搁中国，估计一半人在车上等，另一半更着急的要么下车跑修车师傅边上蹲着看，和师傅探讨故障到底出在哪儿，还顺便递个扳手什么的，要么直接把司机和售票员揪下来问罪，气势汹汹骂骂咧咧，没准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导致110



出动。

在如何打发自己不能掌控的等待时间这件事上面，巴西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很大的心态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源上来看，是由各不相同的时间意识和生活观所造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争分夺秒的快节奏文化语境中，“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深入人心，就连街上的混混在街上闲逛的时候都有一种赶时间的意识。时间被不可抗力耽误了简直比割肉还难受，说不定会有什么重大的损失埋伏在前方。但巴西人就很不一样。他们的时间意识比我们要松散许多，时间耽

误了、进度慢了，当然他们也会觉得不爽，但是他们觉得这不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惑，与其焦虑地等着，不如利用耽误的时间充分享受这份上帝恩赐的“额外时间”。

不单巴西，整个南美都有一种把等待时间视为上帝恩赐的“额外时间”并加以充分享受的感觉。我在巴西、墨西哥、古巴都深切地体验过在飞机晚点、汽车抛锚、办事排队时周围的人气定神闲、自得其乐的氛围。但前不久我一个斯洛文尼亚哥们儿给我讲了他遭遇的一件事，让我对“额外时间”的认识又上升了一个档位。

这哥们儿是一位斯洛文尼亚语的作家兼翻译，他会西班牙语，是秘鲁诗人巴列霍在斯洛文尼亚的主要译者。几年前，为了深入理解他的翻译对象巴列霍，我这哥们儿拿到一笔资助，只身从欧洲飞到秘鲁，深入到巴列霍的出生地——北部山区的一个极其偏远的小镇圣地亚哥·德·丘科。他大有所获，从小镇返回的时候，坐在当地唯一一班通向大山外面的长途大巴上。开到半路的

时候，司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立马把车停下，跟车上的乘客们说，

“我家邻居刚刚告诉我，我老婆正在家里偷人，我得赶回去捉奸，对不起各位了，请你们下车，我先回去把奸夫砍了，回头立马叫公司派下一班车来接你们！”

车上的乘客除了我那斯洛文尼亚哥们儿，其他人不但十分淡定，还一边下车一边鼓励司机一定要快快赶回去雪耻。斯洛文尼亚哥们儿下车后发现他们被抛在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山旮旯里，四周望去除了山啥也没有，连个羊驼都望不见。他正懊恼着，却看见同车的乡亲们都已经席地坐下来了，愉快地玩起了本地纸牌。斯洛文尼亚哥们儿意识到他除了加入纸牌帮别无选择，于是也盘腿坐下，求他们带玩。这一玩，就是一整夜过去了……反正生着篝火围着印第安斗篷也不冷。到第二天长途汽车公司派来的车接到他们的时候，同车的乡亲们对新来的司机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怎么来这么晚！”，而是“昨天那司机抓到奸夫了吗？”

